

GUANFUREN 雪静◎著
原创长篇小说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个新的角度解读官场生活
官夫人的身份，图个夫贵妻荣**

游走情感边缘的权责操守
暗藏欲望背后的两难抉择

GUANFUREN 雪静◎著
原创长篇小说

寒夜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官夫人/雪静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5438-7184-7

I. ①官… II. ①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8766 号

官夫人

雪静 著

出 版 人: 李建国

责 任 编 辑: 李蔚然 龙妍洁妮

装 帧 设 计: 木鱼书籍设计

版 式 制 作: 北京大汉方圆图文设计制作中心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北印刷有限公司

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1

字 数: 28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7184-7

定 价: 36.00 元

营销电话: 0731-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追求浪漫的市委副书记的夫人郝从容和贪欲无边的副县长的夫人邢小美以及冰清玉洁的省委副书记的夫人祁有音，同为大学哲学系毕业的三位女性，在嫁作人妇成了官夫人后，却选择了不同的生活道路。

这三个女人，各有自己的职业，一个是人事局干部，一个是市文联作家，一个是省妇联干部，但她们都不在乎自己的工作与地位，而在乎官夫人的身份，图个“夫壮妻抖”。但是三个夫人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又不一样，也就是说，用不同的方式打发现实生活，于是就有了三种结果：邢小美有一种难以满足的物欲，最终落个丈夫受贿犯罪的结局；郝从容由于和丈夫在感情上双双出轨而成为貌合神离的一对；只有祁有音，夫妻双双高洁自持。省委副书记夫人祁有音，凭着丈夫周建业这个靠山，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在仕途上再跨一个台阶，可她却选择了下乡扶贫，想在下乡扶贫的过程中干出一番政绩；身为作家的市委副书记夫人郝从容在丈夫面临升迁的人生关隘，不计前嫌为之跑官要官，政界、商界、演艺界、身边亲戚朋友，凡是能被利用的关系都在她的求索之中，然而当丈夫吴启正的升迁之梦因文化局副局长叶青的双规而化为一枕黄粱，郝从容的婚姻又进入了名存实亡的无奈状态时，给她带来快乐的不过是一只叫“黑姑娘”的狗；副县长夫人邢小美在丈夫进了深牢大狱后，深感世态炎凉的同时，想方设法让女儿可心有个光明的生活前景，而可心男朋友田野一家人的媚俗竟改变了女儿的生活之路。扑朔迷离的书里人生，将你带进一个没有定数的财富时代。高尚与卑鄙，贪婪与寡欲，世俗与清纯……扣人心弦的故事，跌宕起伏的情节，活灵活现的人物，行云流水的叙述，让你在阅读的过程中感悟到官夫人早已成为当今社会缤纷生活的变奏：有钱的官夫人想感情，有感情的官夫人想钱，又有钱又有感情的官夫人想什么呢？

第一章

1

许鹏展忽然发现，夫人邢小美的手指一夜之间流光溢彩起来了，除了大拇指和小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上都戴满了金光闪闪的戒指，有铂金有黄金，铂金上镶嵌着钻石，黄金上镶嵌着翡翠，夫人邢小美正对着灯光高举手指得意地窃笑。许鹏展吓了一跳，如果不是在自己家里看到这一幕，他真会以为这个女人疯了，疯得找不着北了。

这是后半夜的三点钟，离天亮还有两个小时，许鹏展入睡前多喝了一杯水，水很快分解成尿液进入了膀胱，他被尿憋醒了，想去卫生间小解，忽然就看到了这一幕。他愣了一会儿，半晌没有吱声，他想看看夫人邢小美还会对手指的流光溢彩有什么更出格的反应。自从到县里任职，他难得回家住一个晚上，夫人邢小美虽为县长夫人，但独守空房的寂寞许鹏展是知道的。邢小美仿佛命定就是守空房的女人，她大学毕业后嫁给许鹏展时，许鹏展远在边疆工作，他们一年才能相见一次，偏偏邢小美的身体对地理环境特别敏感，坐三天三夜的火车到了边疆，又呕又吐，几乎要折腾一周的时间，等她有了精力和心情亲昵的时候，返程的时间又到了。邢小美曾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怀不上孩子，好不容易怀上两次，竟阴差阳错地流产了，眼看生育的最佳年龄就要过去了，邢小美有一年夏天专门请假去丈夫那里休息，一呆就是半年，发现怀孕了就躺在床上不动弹，直至胎儿稳定才从边疆返回工作单位，生下女儿可心。可心快10岁的时候，许鹏展才从遥远的边疆调回来，靠了邢小美大学同学郝从容丈夫的关系进了市政府机关，两年以后仍是靠了郝从容的丈夫，又被安排到县里任副县长。许鹏展从心里感激自己的夫人邢小美，深知没有邢小美也就没有他许鹏展的今天。

邢小美对许鹏展的要求并不高，按她自己的话说就是“爱我”。让自己的丈夫爱自己，是一个正常女人最正常的要求，许鹏展也就利用工作之余的所有时间爱着邢小美，尽量安排回家住宿的时间。可基层工作忙起来昏天黑地，邢小美有很多个夜晚仍是独守空房，寂寥地面对一盏孤灯。偏偏女儿可心又去了寄宿学校，邢小美工作之余便显得没着没落，经常挂在她嘴上的口



官夫人

GUANFUREN

头禅是“真无聊”。幸而邢小美在这座城市有两个关系很不错的大学同学，一位是郝从容，另一位是祁有音。而这两个女同学中，邢小美与郝从容的关系又走得最近。首先是郝从容的丈夫是市委机关领导，邢小美的丈夫是他的手下，邢小美可以近水楼台；再者是郝从容天性比较浪漫，爱穿时尚靓丽的服装，喜欢文学戏剧，爱看电影，更爱收集影碟，大学时就是校园里引人瞩目的人物，三十五岁才嫁给市委领导吴启正，那时她是报业的名记者，婚后进了市文联搞创作，后又当了作协主席，可一部主旋律的小说也没写过，倒是三毛琼瑶的作品津津乐道，偏爱李商隐和李清照的诗词。有次邢小美询问郝从容与丈夫吴启正的关系，郝从容淡然一笑说：“他是他，我是我，你没听说那句俚语吗？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像你这样整天把夫君挂在嘴上的女人，如今真不多见呢。你要有自己的生活啊！”

邢小美每逢与郝从容通完电话或者见过面，内心都会对现实生活产生一种新的向往，特别是郝从容那句叮嘱如圣旨一样铭刻在她的心中：“你要有自己的生活啊！”

自己的生活该是什么样的呢？邢小美独对孤灯的夜晚就忍不住问自己，后来终于有一天她想明白了，所谓自己的生活就是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喜欢喝什么就喝什么，喜欢穿什么就穿什么，喜欢戴什么就戴什么。她细数了一下，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几乎没有，只喜欢吃水果，还不敢多吃，水果糖分多，她怕发胖；喝呢，咖啡不是首选，怕失眠，茶叶家里多得摆不下，至今她不知道哪一种茶最适合自己的；穿呢，如今身上穿的都是名牌，按郝从容的话说是“没有特色”，女人的穿着不应该在乎什么名牌，而应该注重自己的特色，有了特色才会有女人的分外妖娆；戴呢，女人的戴大多指的是首饰。从前邢小美没有一件首饰，首先是她和许鹏展的经济状况不允许，其次是她嫌首饰戴起来麻烦，特别是做家务的时候，手指上的戒指倒成了细菌繁殖的风水宝地了。但自从受了郝从容的点化，邢小美在丈夫许鹏展当了副县长的第二天，就专程去了一趟香港，她是跟着旅游团队去的。到了香港，导游就换成了地陪，一位年轻靓丽的女士，带旅游团队去购买首饰，特意跟女士们说：“女人要多为自己买首饰，只有首饰是自己的，房产属于夫妻共有，一旦离异，女人是得不到全部的。”

邢小美破例给自己买了一条意大利原装铂金项链，挂坠是自己的属相，一只安逸的小兔子。她还想买，旅游团的一位女士说：“首饰要丈夫和情人送，那样戴起来才有幸福感。”邢小美想想也对，许鹏展从没给她买过首饰，他甚至连一枚结婚戒指也没送给她，他们结婚时，许鹏展的衣服还是她给买的，而她自己的婚装是一件中式棉袄，商场里打了折的，如今回想起来，难免内心酸楚，好像从没结过婚一样。

邢小美从香港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缠着许鹏展买首饰，许鹏展声言没有时间，便在邢小美生日的时候甩给她一笔钱，邢小美一下子买了六枚镶嵌宝石的戒指，白天不敢全戴在手上，下班回到家，特别是晚上，她就让六枚戒

指在自己的手指上闪烁起来了。

许鹏展看到的就是这一幕，这一幕让他有点心惊，他想为了夫人邢小美，他也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男人一生的荣耀应该属于女人，只有属于了女人，男人的奋斗才适得其所。

许鹏展没看到的另一幕是三个女人在酒吧幽暗的光线中一边品尝墨西哥咖啡一边探讨生活方式的情景。邢小美从香港回来后，特意邀请两位老同学相聚，她为郝从容和祁有音各买了一份礼物，送给郝从容的是一瓶法国香水，带给祁有音的是一个化妆礼盒。祁有音难得出来一次，她在省妇联工作，丈夫是省委领导，平时她与郝从容走动频繁，缘于彼此都喜欢古典诗词，两人经常在电话里探讨诗文。三个女人在大学时读的是哲学，毕业后却没有一个人研究哲学。“人应当诗意地栖居”，不过是海德格尔的幻想而已，对三个女人来说，眼下最要紧的就是如何打发现实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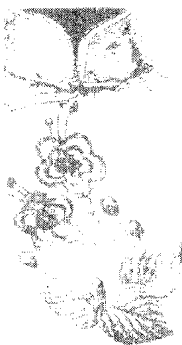
邢小美第一个讲出了自己的感觉，她总是如此坦率，如果不了解她的人会难以接受她的坦率，好在她面对的是相知相识的同学。她说：“我在人事局的工作最没有诗意了，从前学的那些哲学思想在活生生的现实面前都变成了荒诞的诡辩术，更可悲的是没有人对我曾经认真钻研的专业感兴趣，人们更注重自己的物质利益以及如何巧妙地享受物质。我在单位成了无话可说的人，回到家也无人说话，一盏又一盏豪华漂亮、造型各异的灯都成了孤灯，而我也像一个孤魂在爱的梦中游走。”

“这就叫‘东风无力百花残’，婉约派诗人李商隐早在晚唐时就告诉我们的了，邢小美你要读读古典诗词，它对排遣你的孤独情绪有好处，不要两只眼睛总盯着许鹏展，如今人家是副县长，说不定哪一天还有机会当县长，家事总不如国事吧？”郝从容不客气地说着邢小美。

祁有音瞟了郝从容一眼，示意她的话有点说重了。

邢小美似乎看出了祁有音眼神的内容，大大咧咧地说：“有音，有话尽管讲，同学之间再不坦率一点，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到处暗藏心机了。咱们三个难得相聚，从容在文联工作，你在妇联工作，你们俩都比我见多识广，我还真想多听听你们的高见。”

祁有音见邢小美这么说，也就有了说话的欲望，但她还是把要说的话在脑子里过滤了一遍。虽然面对的是大学时的同学，可眼下彼此的身份毕竟不同了，她已经是省妇联的干部，老公又是省委的领导，话说出口不能掷地有声，也得显出足够的分量。沉思了一会儿，祁有音说：“我们三个女人当下的关键词应该是把丈夫守好看住，别让那些比我们年轻漂亮的女人把他们抢跑了，要知道我们现在的身份不光是女人，而是夫人。什么叫夫人知道吗？在古汉语中，夫人就是达官显贵的妻子，这是多少女人一生梦寐以求的事情，如今落在了我们的头上，这个身份不轻啊。我们的尊贵都是因为老公的地位。都说夫贵妻荣，我说是‘夫壮妻抖’，这在我们国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以我对我那位没有太多的要求，我一要求他事业精进，二要求他忠



官夫人

GUANFUREN

诚，只有对我忠诚才能确保我这夫人的位置，而这两点，他目前都做得不错。我在妇联工作，每天都能见到哭哭啼啼告状的女人，这些女人都面临着家庭解体离异的痛苦，因此我现在每天都琢磨如何把老公的心拴住，让他一生远离风流，远离赌场，远离贿赂，做个拒腐蚀永不沾的响当当的官员。”

郝从容哈哈笑了起来，笑声过大，引得周围坐着的人都往这边看。她天性豪爽，根本不在意周围人的目光，但说话的时候她还是把声音压低了，她有点讥讽地对祁有音说：“想不到一个省妇联的干部也如此没有安全感，可见社会真是乱了，年轻的女人们真是疯了，抢钱抢物抢别人的丈夫，惹得我们这些渐渐变老的终日惶惶，生怕落地凤凰不如鸡啊。依我看，结了婚的女人危机感无时无刻不在，关键看自己老公的品行。如今组织上的约束缺乏力度，没有哪个男人因为离异而影响了政治前程的，法律也就更奈何第三者不得。既然这样，倒不如形成一种各自独立的生活空间，他有他的政治前程，我们也有我们的舞台影响力，让他觉得我们的影响力对他也是一种制约和荣耀。夫妻如果是一种利益的结合，那么就如女诗人舒婷所抒发的那样，‘作为树的形象站在一起’了。你们都知道，我三十五岁才嫁给吴启正，我嫁给他时是正儿八经的大姑娘，而他是把从前的糟糠之妻休了又娶的我，我在年龄上比他有优势，但政治地位没有他那样的优势。我知道嫁给他是我的幸运，机关上上下下几百号女人，哪个不想给副书记当夫人？吴启正属于我了，而他能永远属于我吗？信息时代，每时每刻都存在着外部的侵犯和诱惑，为了拴住他的心，我必须在事业上崛起，以一个名女人的社会影响力，将他牢牢拴在我身边，这样我才能进入一个安全岛。而我对他的真实态度绝非如一般的女人那么殷勤，我甚至有点冷，经常令他琢磨不透，这叫欲擒故纵。”

听完两位夫人的发言，邢小美忽然感觉自己与许鹏展的情感仍停留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她要求丈夫的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女人最普通的要求“爱我”，而如今的夫妻关系早就超越了柴米油盐男欢女爱的初级范畴，向更高更复杂的阶段迈进了。她怎么就没想过如何拴住许鹏展的心呢？怎么就没设计过“欲擒故纵”的方案呢？她是太过自信呢还是太过相信许鹏展了呢？尽管许鹏展与她的爱经历过生活的风雨，可那南来北往的岁月毕竟属于过去，眼下的许鹏展已经是副县长了，一个县能有几个副县长啊，那些年轻靓丽的女士哪个不喜欢许鹏展这种政治地位显赫经济地位稳定的男人呢？如果说郝从容的点化让邢小美已经意识到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了，那么她的这种意识还是潜意识的，没经过深刻挖掘的。时至今日，邢小美不得不佩服郝从容与祁有音两位夫人的见多识广，她们虽然只比邢小美大了一岁，但十二个月的盐巴毕竟还是比她多吃了。

邢小美的内心有点慌乱，她的觉醒跟两位夫人相比似乎太迟了一点。她急切地表白说：“我在郝从容大姐的点化下，已经开始为自己买首饰了，我先在香港买了意大利原装铂金的项链，你们看，就是我脖子上戴的这条，最

近我又买了六枚戒指，全部镶嵌着宝石，上班的时候我只戴一枚，最多两枚，下班回家我就把戒指全部戴在手上，特别是许鹏展回来的时候，我让自己的手指流光溢彩。”邢小美说罢哈哈笑起来，因为语调急促，显得有些语无伦次。

郝从容和祁有音不由也跟着笑了起来，两人几乎是同声说：“小美啊，听你这番话我们就觉得你太嫩了，拴住丈夫的心绝不是靠戒指装饰手指，也不是靠衣服装扮身材，更不是靠脂粉化妆脸面，那要靠学问，做女人的学问。这学问究竟是什么，目前我们也弄不清楚。最好咱们一起探讨摸索，谁先摸出了门道，谁就拥有了夫人的永恒交椅。不过有一点眼下我们都弄明白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女人精神的独立缘于经济的独立，否则就不可能当家做主。”

.....

酒吧里的长谈给邢小美上了一堂生动而真实的课，她私下认定这是女人的现身说法。回家后，她很想把这些信息告诉许鹏展，但最终她还是什么都没说。她在许鹏展面前仍是摆弄自己喜欢的那些戒指，同时她多了一个心眼，千方百计把许鹏展的钱哄弄到手，女人一旦掌握了经济也就掌握了男人的一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呀。她将郝从容和祁有音刚刚在酒吧里的提醒立竿见影地活学活用了。

2

郝从容睁开眼睛看看表，刚好早晨四点，不用看她就知道天色已经发白了，这个时候睡回笼觉最解乏，一觉睡到七点半，吃完早餐去单位上班，不迟不早正好。可今天早晨她没有睡回笼觉的意识，她想跟吴启正做爱，他们已经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没在一起亲昵了，吴启正好像从来想不起做这事，而郝从容主动去找他又觉得自己很跌份，所以两人每逢在一起做爱，行动之前彼此的思想斗争都异常激烈，做完后又什么感觉也留不下。为此多年之前他们就分床了，郝从容选择楼上，吴启正选择楼下，如果郝从容想跟吴启正亲热一回，就必须从楼上一节一节走下楼梯，完事后再一节一节爬上楼梯，往返的路上郝从容会想自己这算“礼贤下士”呢还是“甘拜下风”呢？

吴启正感觉郝从容有强烈的女权主义倾向，但他从没指责过她，他一向不喜欢说话，对家人如此，对部下也如此。他在副书记的位置干了将近三届了，至今没谁可以取代他，年终考评的时候虽无赫赫政绩，也无大灾大祸，上上下下的人谈起他来都说这人平和，为此他多次获得市级机关优秀管理者的殊荣。他的前妻跟他离婚是缘于他的激情不再，按他前妻的话说：“八杠子压不出个响屁，我都快被他憋疯了。”吴启正对前妻提出离婚感到措手不及，这太出乎他的意料了，在他眼里前妻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妇女，在一家企业做行政干部，而他的位置应该说对她的政治前程是深具影响力的，可前妻说离婚就跟他离了，孩子也判归了她。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吴启正弄不明白

女人究竟需要的是什麼。他陷入了空前的苦悶，再加上市府機關調整班子，他因為政績平平，總是與正職無緣，吳啟正的房間里扔滿了煙屁股，不幾日他就患急性肺炎住院了。

對於一個工作和生活都被體制化的人來說，住院倒是身心全面放鬆的絕好機會。吳啟正住在高干病房里，護理他的是一位女護士，年紀跟他差不多，對病人分外細心認真，閑來無事還陪吳啟正聊天，得知他已離異，目前孤身一人，又發現這人性格內向，品行端正，除了嗜煙別的好好沒有，於是便想起了自己待字閨中的妹妹郝從容，大學畢業至今未選到合意的郎君。性格清高孤傲又浪漫無拘，三十五歲的老姑娘已經到了要結婚的緊急關頭，女護士便有意把妹妹郝從容引到醫院病房。因事先毫不知情，郝從容與吳啟正的談話也就行云流水淋漓暢快。這個性格與吳啟正反差極大的女人，顯然給吳啟正帶來了難以言說的愉快，一周後吳啟正就病愈出院了。然後兩人便開始了風風火火的戀愛，再然後就攜手走向了婚姻的聖殿，前後不到半年的时间，以致外邊傳言吳啟正與前妻離婚是因為有了郝從容的插足。每逢聽到這話，郝從容就忍不住罵脏話，而吳啟正卻沉默不語，謊言不攻自破，讓不明真相的人去說吧。

郝從容與吳啟正結婚後，著實過了一把愛情之癮，特別是床上，吳啟正就像一個地道的中國猛男滿足著郝從容沒完沒了的需求。郝從容也如遲開的玫瑰，晚上吸完了甘露早晨再接著吸。數月過後，吳啟正就招架不住了，他畢竟比郝從容大了十二歲，一歲年齡一歲人。而郝從容也因為記者工作的繁忙漸漸對房事沒有了最初的热情，加上他們面對沒有房子的尷尬現實，吳啟正的房子給了前妻和兒子。郝從容只好足不出戶地在辦公室完成了一部三十集電視連續劇，利用吳啟正的關係找了几家投資商，拿了一大筆稿費，在離城區較遠的地方購置了二百平方米的躍層新樓房，然後又利用吳啟正的關係調進了市文聯，生活才算徹底安逸下來了。

生活的安逸並不等於心的安逸，郝從容四十歲的時候忽然發現自己什麼都不曾擁有，吳啟正名義上歸了她，實際上曾經是別人的丈夫，而他心里想的什麼，郝從容絲毫都摸不清楚。郝從容跟他生活了五年，一直渴望生一個孩子，但這個孩子她一直生不出來。她曾經去醫院做了各種各樣的檢查，醫生說她一切正常。她就懷疑吳啟正有问题，並拉著吳啟正去醫院做檢查，檢查的結果令他們大吃一驚，吳啟正沒有精蟲，也就是說沒有生育能力，如此推斷他與前妻的孩子就不是他的種，這證明前妻早就讓他戴了綠帽子，他與前妻付出的一切辛苦只為養了一個與自己不相干的雜種。吳啟正被扑朔迷離的生活一下子打倒了，他在床上躺了一個多月，茶飯不思。萬般無奈之中，郝從容又把自己的護士姐姐請來了，姐姐這張把死人说活活人说死的嘴总算說動了吳啟正。他終於開始吃飯，但話更少，病愈後多了一個愛好，彈鋼琴。先是到老干部活動中心去學，後來能彈簡單的曲子了，郝從容就把音協的一個副主席請到家里輔導吳啟正。吳啟正也算是有靈氣之人，音協副主席每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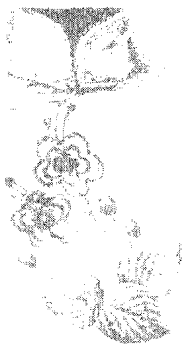
月对他进行一次的琴艺辅导，使他茅塞顿开，后来自己居然作起曲子来了。音协副主席看后鼓励他参加全国征歌大赛，吴启正竟一鸣惊人地拿了个荣誉奖。从此以后他与音协副主席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他平时在家里很少给人打电话，唯一打出去的电话都是给音协副主席的。他的情绪也随着音协副主席的出现而起伏不定，一向少言寡语的他，唯有见了音协副主席才会眉飞色舞喋喋不休。

郝从容有一天终于纳过闷来了，她把音协副主席介绍给吴启正原来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情敌，可当初自己怎么就没有意识到音协副主席方菊是个对手的呢？

从此，郝从容与吴启正曾经的那一点点爱情的火花因为方菊的出现而渐渐熄灭了，他们分床而睡。偶尔她会跑到楼下去察看吴启正的睡姿，有两次她竟然发现吴启正不在自己的床上，他出去了，深更半夜出去了，他能到哪里去呢？她想到了方菊，郝从容什么都明白了，只怪自己当初“引狼入室”。同时她还明白，吴启正对于自己是多么宝贵，她靠了他的政治地位拉赞助拍了电视剧，又靠了他的政治地位调进了文联，今后她事业的成就还要靠他的政治地位，那么保住丈夫也就保住了她的一切。郝从容从未像现在这样有一种将失去吴启正的恐慌，她暗暗为自己设计了生活的新方式，对吴启正欲擒故纵，只要不谈离婚，一切随他去，留下更多的时间打造自己的名气。中国人的脾性她早就摸透了，一媚权，二媚钱，三媚名。权力她没有，但她可以靠着吴启正的权力得到名，有了名也就有了钱，到时候一个被名气笼罩得光芒四射的女人，吴启正就是再不世俗也得考虑一下离婚的利弊，更何况他没有清高到不食人间烟火。

上午10点，郝从容要去外地出差，她与美协的一位画家约好了，想去江南一座小桥流水的城镇写生。这座城镇原本名不见经传，一位著名的油画家画了镇上的一座小桥，这幅画被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伟人送给了联合国，小镇因此而闻名海内外，成了旅游胜地。郝从容曾经去过小镇一次，还在三毛茶馆里愉快地喝了茶，当时就有了写这个小镇的意思。后来她到美协串门，美协新来了一位艺术学院美术系毕业的硕士研究生，油画已经在全国拿了多个奖项。研究生很健谈，虽然不满三十岁，还是个尚未婚娶的小伙子，但郝从容感觉他的思想有深度，就相约好去江南小镇写生。郝从容准备写一组散文，研究生画一组油画，两人将以文配画的形式合出一本书，资金由郝从容筹集。研究生有一个很古怪的名字，叫斑点马，他姓马，便艺术性地将名姓颠倒着用了。

郝从容很想在出发之前，让自己的身体给吴启正一点感觉和触动，她最近越发明白人是往来的动物，往来越频繁感情也就越深刻，否则就会淡漠下去，直至彼此陌生。自从吴启正身边有了音协副主席方菊，郝从容感到自己与吴启正的走动越发要紧，她甚至动过搬到一起住的念头。但吴启正早晨要练琴，而郝从容早晨要睡懒觉，彼此都不想牺牲自己的独立空间，楼上楼下



的惯例便依然存在着。只是郝从容将从前做爱时的被动变成了主动，而她不主动要求，吴启正就像没这么回事一样，郝从容知道这都是因为方菊的出现，她对吴启正便越发地在意起来了。

郝从容穿着睡衣从楼梯上一步一步往下走，她揪亮了走廊里的灯，一眼发现吴启正门口放着的鞋子，她确信他在，这已经成了吴启正在不在家的信号，如果他的鞋子不在，郝从容会转身上楼，她不会到方菊那里找他，那会显得自己多么的不知趣。

她轻轻敲门，里面应了一声，郝从容推门而入，一下子就钻进了吴启正的被窝，他的被窝好凉，郝从容每逢与吴启正在一起就觉得他身上缺乏男人的火力，不过她已经习惯了。今晚她要用自己身体的热量把他焐热，让他有热量的身体充分展示出激情的力量，否则她出差的十天半月里，他也许就真的属于了方菊，凉也罢热也罢她都体会不到了。想到这些，郝从容心里掠过一阵难言的悲哀，女人失去了被人爱的滋味大抵都是这样的吧。现在她渴望与吴启正像刚结婚时一样，那种疯狂的欢乐至今记忆犹新。但她在吴启正面前无论怎样灵活地腾跃，他仍是操着一种古板而机械的姿势，让她欲罢不能。

很快，郝从容就从吴启正的被窝里钻了出来，并给这次的做爱下了一个确切的定义：应付。吴启正在应付她，她身体里的欲望在吴启正身上已经得不到满足了。想到吴启正是一个没有精虫的男人，那么作为男人的实质就是残疾的，而自己要跟一个没有精虫的男人生活一辈子，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呢？

郝从容好像第一次考虑一个女人嫁给一个男人的真正意义，除了那些世俗的利益，还有没有其他？她一边往楼上走一边聆听自己的脚步声，脚步声出奇的拖沓和沉重。

3

祁有音是眼看着自己的丈夫周建业从一个普通的科员一点一点提拔起来的，现在他已经是副省级领导。周建业的成长与祁有音有直接的关系，这让祁有音经常暗地里得意。

当年她与周建业相识于下乡扶贫的路上，那时周建业刚刚大学毕业，在省级机关的一个规划部门工作，祁有音已经在省妇联工作了两年，他们同赴一个扶贫点，路上祁有音得知自己比周建业大三岁，彼此之间好像没有什么情感的联系。

扶贫要两年的时间，也是省政府机关干部下基层锻炼的绝好机会，春夏秋冬的轮回中，祁有音发现周建业是个有责任感的年轻干部。他们扶贫的地方是革命老区，至今村里没有一条像样的水泥路，也没有自来水，唯一的两口水井经常干涸，一到天旱的春季，村里人就要挑着水桶到十几里远的山里去挑山泉水。周建业和祁有音都去挑过水，一路上汗滴成河，流的汗比水桶

里的水都多。周建业就发誓给村里引自来水，祁有音当时认定这是一种天真的幻想，从村里当时的环境看，实在不具备引用自来水的条件。但周建业说干就干，为此他多次跑回省城，寻找方方面面的关系。最后在他们扶贫接近尾声的时候，省城自来水公司真来了一帮人，又是画图纸又是量土地，两年后，这个村的百姓果然用上了自来水。村里人敲锣打鼓来到了省城，将一封海报样的感谢信和一面锦旗悬挂在周建业的办公室，这自然成了周建业步入政坛的一个资本，他因此荣获了省扶贫优秀工作者的殊荣。获奖当天，他特地邀请祁有音到茶楼喝茶，祁有音欣然前往，两人在茶楼里一直畅谈到打烊，从历史哲学到政治建树，祁有音发现尽管周建业比自己小三岁，却是个知识面相当广泛的男人，读书比较多，见识也比较广，前程不可限量，而且可堪造就。

周建业对祁有音同样拥有好感，尽管她在年龄上长了自己三岁，可她的气质仍然不失女人的娇媚，是个贤妻良母型的女人，拥有的知识和看问题的深度都不是一般女人所能比的，周建业很想跟她示爱，又怕遭到拒绝，直到有一天他把祁有音的情感档案摸得一清二楚了，便大胆地跟她摊牌了。

祁有音当时显得很惊异，行动上就表现出了慌乱，她连连后退着说：“不行不行，我比你大了三岁呢，现在你不觉得怎样，四十岁以后你就会感到找一个比自己大的女人是多么无趣了。”

周建业一把握住她的手说：“女大三抱金砖，我征求过我爸妈的意见了，他们愿意我找一个比自己大点的女人，知道疼人。”

祁有音有点发嗲地抽回自己的手说：“我还想找一个比自己大一点的丈夫呢，女人更想让男人疼爱。”

“我会疼你，真的会疼你，你疼我的时候是姐姐，我疼你的时候是弟弟。”周建业不由分说就把祁有音搂在了怀里。

祁有音第一次感到男人的肩膀是如此坚实有力。

结婚以后，周建业在仕途上一路上升，先是副科长、科长，然后是副处长、处长……他相信妻子祁有音有帮夫命，带回老家一趟，有位会看相的老先生果然说：“祁有音命里帮夫，鼻梁上有个肚儿，这个肚儿是丈夫攀升的台阶。”

受了乡风俚俗的鼓舞，祁有音回到省城后立刻为丈夫周建业设计了一套升迁的“四化工程”，她要在五年的时间里把丈夫打造成省级领导，后来的实践证明她做到了。

祁有音把丈夫送上这个台阶后，又为丈夫生了一个儿子，那时她已三十八岁，属高龄产妇，孩子总算顺利出生了，祁有音给孩子取名叫周祁晚儿，似有特别的纪念意义。

一晃就是十几年，周祁晚儿以优异的成绩从初中开始就连连跳级，一直跳进大学，成为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儿子一走，祁有音才感到家空落落的，就像一座空城，周建业和她不过在这里借宿而已。

从前祁有音没有这样的感觉，上班为工作忙，回家为儿子忙，忙始终是她的生活节奏，她甚至想不起周建业和儿子的生日，更想不起自己的生日。倒是周建业在繁忙的工作中想起这些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或主动给她和儿子买礼物，或主动请她和儿子吃饭。后来周建业的官职显赫起来，仍不忘这些细小的事情，就是不亲自请她和儿子吃饭，也会打发司机或秘书送回生日礼物，她觉得周建业始终履行着他们结婚时的诺言：相亲相爱。

但这样细腻的感情在周建业日益繁忙的工作中渐渐变得粗疏起来了，特别是周祁晚儿上大学以后，周建业很少在家休息，更没有时间坐下来听她说单位的事情。以前她总是趁周建业在家的时候，把单位的难事跟他念叨一遍，听他解剖出点子。现在她再跟他说单位的事情，他不是显得心不在焉，就是催她拣重点说，他没时间听那么详细。而每逢这时，祁有音便把话题打住，再也不往下说了。

周建业变了，变得越来越忙了，忙得除了顾不上跟她说话，顾不上询问她的生日，也顾不上跟她做房事了，半年数月不沾床已成了习惯。祁有音跟周建业的司机或秘书见面的机会胜过跟周建业见面的机会，她想找周建业的时候，经常手机屏蔽，她必须通过司机或秘书才能找到他。终于有一天，祁有音悟到这样的日子对正常的夫妻来说已经相当不正常了，想到自己比周建业大三岁的年龄，想到周建业副省级的领导身份，想到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想到周建业身边那些年轻靓丽的女人……祁有音第一次为自己平稳安宁的生活感到忧虑和惊慌，自从上次与郝从容、邢小美两个大学的同学在酒吧里长谈以后，祁有音渐渐感到老同学之间的缭绕不去的温情，她夜里寂寞难耐的时候，会给郝从容打电话，电话里也不好把自己真实的生活诉说给对方，她毕竟要给周建业留面子，于是顾左右而言他后，就开始讨论李商隐的诗。

“从容啊，最近我又把李商隐的诗系统地看了一遍，我有了一个新发现。”祁有音故意吊郝从容的胃口，她知道郝从容对李商隐的诗异常痴迷。

郝从容果然来了精神，立刻在电话那边抬高了声音问：“说说看，是哪首诗让你有了新发现？”

祁有音说：“‘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两句诗跟现代人的理解大有误差，我觉得这是李商隐暗恋宫里的某个妃子而偷偷写给她的，你帮我查查看，李商隐有可能暗恋哪一个妃子呢？”

郝从容在电话那边哈哈笑了起来，笑过后说：“有音，我感觉你这想法蛮奇怪的，你怎么会突然有这样的想法呢？李商隐敢暗恋皇妃，他真是不要命了呢。”

祁有音知道郝从容天性敏感，她说这话的同时已经在猜测祁有音的心思了，祁有音自然不想让她把自己猜个八九不离十，她深信大学时代她在笔记本上记录过的那句话：“不要把你的秘密告诉你的朋友，因为你的朋友还有朋友。”于是，祁有音放松地笑着说：“我是在重读他的诗时突然产生的想

法，没有任何相关的背景，只想把我个人的想法跟你这个李商隐迷探讨一下，‘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嘛。”

郝从容已经听出了祁有音的话外音，她在掩饰自己话外的东西，她不说，郝从容也能约略猜到，同为官场夫人，苦闷孤寂是共通的。她给她打电话，其实也是一种排遣和发泄。既然祁有音不想把生活中最真实的东西讲出来，郝从容也不好深究，她顺水推舟地在电话里说：“到底是省级领导的夫人深刻呀，我这个市级领导的夫人就没想到这个层次，好吧，回头我把这首诗好好研究一下，看看李商隐究竟暗恋过哪个妃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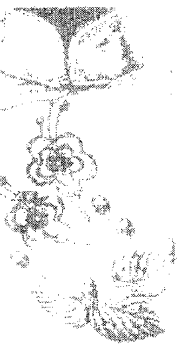
祁有音顺着她的话继续说：“从容你想想，在那样的深宫里，年轻美丽的妃子们都成了皇上的私宠，可她们同时又是自己青春的殉葬品，对于青春的女人来说，那些寂寞的长夜是很难熬的。多情的李商隐在这个时候暗恋上哪个妃子，或哪个妃子偷偷暗恋上他都是极有可能的。两情相悦却不敢公开，自然会‘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了。”

“你分析得有道理，真是有道理。”郝从容赞扬着祁有音，这份赞扬里也暗含着巴结，毕竟是省里的领导，祁有音从高处看她是俯视，而她从低处看祁有音就是仰视了，至于同学关系那不过是一种缘分而已。

她们又说了一些别的话，还提到了邢小美，祁有音不喜欢邢小美，嫌邢小美俗气，但话从她的口里说出来，却变得无伤大雅。郝从容知道祁有音说话历来讲分寸，如今更加口不由心了。

祁有音每逢跟郝从容通完电话内心都是轻松愉快的，可今晚放下电话，她的内心却生出一种惶恐不安之感。也许是由李商隐的诗而引起的，她从皇帝的深宫大院联想到周建业工作的省委机关，直到他的办公室，办公室里的女秘书……祁有音始终没到周建业的办公室去过，尤其他成了副省级领导后，她更是不敢沾他办公室的边，周建业拒绝夫人参政，可他越是这样，祁有音心里越是渴望搞明白周建业的一切。明天，祁有音准备专程到周建业的办公室去一趟，随便寻个什么理由，看看周建业的办公室到底都有什么，又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在他的身边工作。

祁有音暗暗为自己的决定准备着欢喜着，后半夜她甚至睡了个踏实的好觉。



第二章

4

邢小美好像真的变了，变得越来越喜欢逛商店了，确切地说是逛珠宝店，她能一下子说出数十种珠宝的名称，并用文学语言作出描述，比如钻石是光的奇迹，是微笑，是舞蹈，是水，是火，是无数的镜子，是时光，是爱情。她还能说出世界上最原始的珠宝商家族，她的床头摆满了有关珠宝的书籍，那些曾经被她爱不释手的哲学书早已被她塞进书橱的最里层了，偶尔她会发愣，怀疑自己究竟上没上过大学，大脑里还有没有哲学的信息。被世俗生活搞得飘飘欲仙的邢小美，终于有一天果敢地断言自己现在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人间烟火，而以前那些岁月，为生活奋斗而寂寞的岁月，统统在如今这样殷实的日子面前化为笑谈。

许鹏展自从当上副县长后，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了，这不能不引起邢小美的高度警惕，她多次发狠要到县里去一趟，像不速之客一样突然闯进许鹏展的办公室，看看他到底在干什么。可每逢誓言发下即将行动的时候，许鹏展总会颇合时宜地从天而降，就像事先知道了邢小美心中的所需，他不光人回来了，还给邢小美带回了一大堆礼物和一大堆钱。邢小美一边伸出两条胳膊抱住礼物一边不放心地要求：“再掏掏你的衣服口袋，里面还有钱没有？”许鹏展只好乖乖地把上衣口袋和下衣口袋掏翻出来，邢小美看着那与衣服颜色不一样的口袋布说：“记住了，以后回家都要把衣服口袋翻过来给我检查一遍。”

许鹏展嘴上连说好好，而后便像小别胜新婚一样，抱住邢小美一阵亲吻。

许鹏展例行公事地在家住一夜，完成与邢小美的夫妻义务，第二天一早司机又匆匆把他接到县里，直等到邢小美快熬不住的时候，许鹏展再度从天而降。这好像已形成了一种惯例，只是她发现许鹏展带回来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她相信这些东西都不是许鹏展亲自买的，他的工资卡就在她的手里，由她掌控家里的经济大权，而一年到头许鹏展工资卡上的钱几乎从没有动过，那么这些东西和钱一定是别人送的了……身为分管城建的副县长，别人求他办事，他帮个忙，别人怀着感激之情送他点礼物无可厚非，有来有往嘛。邢

小美在清点许鹏展带回的礼物时，总要把珠宝先拣到一边，这是她最珍爱的东西，非她莫属。后来东西太多了，她便要分门别类地归纳，再后来邢小美就在网上订购了一个保险箱，把许鹏展每次带回的钱物分门别类地锁在保险箱中，也包括她喜爱的首饰。

许鹏展出生在农村，当年邢小美跟他谈恋爱时，母亲死活不同意，觉得门不当户不对。邢小美与许鹏展结婚后，基本上跟许鹏展的家里人没什么往来，他们两地生活多年，一有时间她就跑到许鹏展那里去，许鹏展回来也多半与邢小美在一起。但自从许鹏展当上了副县长，他家里的人来找他办事的就多起来了，家里来了人不可能到县里住，只好住在邢小美这里，邢小美虽然心里不愿意，脸上却不能表现什么，毕竟是许鹏展的亲人，她无论如何要给副县长留点面子吧。

这天，许鹏展的母亲来了，她是冲着儿子副县长的职务来的。自从邢小美与许鹏展结婚，婆婆还从未来过儿子家，她知道自己乡下人，儿媳邢小美对乡下人不会拿正眼看，她也就不来儿子家里讨没趣。现在不同了，儿子当了副县长，村里人都知道她的儿子当了副县长，但也都知道当了副县长的许鹏展很少回家，所以在村里人眼中，她的儿子当不当副县长都一样。

婆婆没有名字，村里人都叫她许氏，许氏一辈子生了六个女儿，如果不是最后生了许鹏展，她这辈子在村里都抬不起头。她对许鹏展的偏爱是可想而知的，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供许鹏展上学。想不到儿子大学毕业后娶了个城里的媳妇，又在边疆工作多年，直到今天，她还没沾过儿子的光。就算过去没有沾光的理由，那么现在她总算可以沾儿子的光了，一个副县长，手上多少还是有些权力的。

许氏进门就哭，不住地扯起衣襟擦眼泪。

邢小美一下子慌了，不知道婆婆为啥这么伤心，来之前也没跟她通电话，再看婆婆的一身穿着，粗布衣裤，家做的鞋子，比乡下人还乡下人。她的心里不由一阵内疚。先让婆婆洗了澡，又把自己不穿的睡衣拿出来给婆婆穿上，这才有心情听婆婆细说找他们的理由。

许氏穿上儿媳的睡衣倒显得不自在起来了，她不停地扯着衣襟说：“鹏展当上了副县长，也只是个名分，家里根本沾不上他的光，门前有块地被前院人家翻盖房子占了，我去找村长，村长说，让你儿子回来一趟，一个副县长发句话，全村都颤悠，谁还敢占你家的地。我又去找乡长，乡长说，你儿子许鹏展这时候不露脸还啥时候露脸呢？你看看占你家地的人家，同样儿子都是副县长，人家的儿子还在外省呢，给乡里村里办了多少事啊，去年给乡里弄来一车皮救济粮和一车皮衣服，听说还给你们村委会弄了一辆军用吉普车。如今的人都讲实际的，你儿子也给乡里村里作点贡献，保证不会有人敢欺负你了。”

许氏说着又哭了起来，边哭边说：“我这辈子就是被人欺的主，自从嫁到许家，先是生了六个闺女被人看不起，好不容易生了鹏展，大学毕业去了